

学人雅趣



刘兵在台湾的书店淘书

爱唱歌,但凡时下最流行的歌他都能唱得有板有眼;爱美食,是一位“广谱的吃货”,还愿意自己在家做饭;爱看剧,曾不无得意地宣称作为北京人的一大好处就是有丰富的话剧、戏剧过瘾。学过木工、跳过芭蕾、弹过三弦、清华大学教授刘兵兴趣广泛、爱好甚多。

各种偏好

由于学务繁忙,刘兵常常要“飞来飞去”,而航班延误又是常有的事,老是在“路上”的刘兵包里总有一本小说。彼时,他会从容掏出小说,悠然自得地享受常人眼中那段难挨的时光。

“平常忙于工作,所以出差的机会,我就尽量不在路上看专业的书籍。等飞机,坐飞机的时间相对安静、自在,且利用这样的时间看小说,还能减少一些“负罪感。”

刘兵爱看小说大致可以从上大学

看小说:居家旅行之爱好

本报记者 李芸

那会追溯起,自那时起每期的杂志《译林》他必买,“直到现在我还保持这个习惯”,新入手的《译林》一定是按捺不住兴奋一睹为快,并一口气读完。

刘兵上大学是1978年,而大型外国文学期刊《译林》创刊于1979年。不知道是《译林》把刘兵引导到读小说这条路上来,还是爱看小说的刘兵发现了《译林》;但一直坚持“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以最快的速度翻译国外畅销佳作的《译林》,的确为刘兵打开了一扇了解外国小说的窗口。

20世纪90年代刘兵出国游学,和国外朋友聊天时,谈到时下最流行的小说,刘兵总能接上话茬。国外朋友很吃惊自己谈论的书刘兵都读过,而这其中《译林》功不可没。

刘兵读小说还有一个偏好,因某部作品而非常喜欢一个作家时,会有兴趣把所有他的作品都收齐。比如像《侏罗纪公园》的作者克莱顿,刘兵能够见到的其所有小说的中译本,都毫不犹豫地买下。十多年前刘兵偶然读到《小世界》这部小说时,对戴维·洛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始关注他,搜罗他所有的

中译本小说。

意外的收获

刘兵读小说类别很杂,有《小时代》、《1Q84》这样颇有小资情调的纯文学作品,有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科幻小说《三体》、《十字》,还有《达芬奇密码》、《鬼吹灯》这类常常登上畅销排行榜的小说。刘兵把这类小说称为商业通俗类小说。

“一位大学教授热爱《鬼吹灯》,有些人会觉得不太‘体面’,因为《鬼吹灯》除了有着怪力乱神恐怖猎奇等不‘高雅’的基调之外,还有与我们以往大力宣传的某些观念大相径庭的内容。”但刘兵从不掩饰自己的热爱,因为这毕竟是“享受性的私人阅读”,他甚至坦率地说自己对《驻京办主任》这类的官场小说也很有“窥视欲”。

说到学者与常人读书的差别,大概

就是读后的思考了。10年前,刘兵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开了一个对谈栏目《南辕北辙》,4年前,他俩又开了《南辕北辙》。在这两个栏目里,他们谈到了很多共同感兴趣的书籍,包括《万有引力之虹》、《羚羊与秧鸡》、《基地》、《失落秘符》等,并对它们的文学性、科学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甚至《鬼吹灯》,他们也有过严肃的讨论,对谈的题目叫“从《鬼吹灯》看科学与伪科学”。

难怪文坛界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一旦某个文本被创造出来,它就不再属于原作者,而是在每一个读者那里都有着不同的解读。

刘兵对他们能从娱乐项目里进行学术解读,颇为自得。他说:“虽然我的出发点是休闲消遣,但有意无意地发现或得到一些资料和素材,在学术或准学术场合派上用场。这可能与我经常看学术书,大致是有了学术的思维惯性有关。”

还有一个例子是,刘兵在读了王晋康的《十字》后,指导一位学科学传播的硕士研究生作了一篇名为《十字》的科学传播意义的毕业论文。

保留一小块天地

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刘兵有两个标准,第一具有可读性、好读,第二有思想,或者能给读者带来思想性收获。记得前不久采访爱看电影的江晓原,他曾说自己对科幻电影有两点期望,一是有思想价值,二是好看。

看来多年的对谈与交流,两人的审美价值开始趋同了。听到记者的评价,刘兵赶紧反驳道:“这完全不一样,他把思想价值排在第一位,他看电影是以做学术为最初目标,而我则是将娱乐消遣放在首位!”

而这项娱乐消遣,刘兵认为特别有益身心健康,每次和学生交流时,他总会鼓励学生在看学术书之外读点小说。

“可能是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太快,生活压力太大,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实际上,保留这样一小块天地,对于缓解工作压力、调节生活节奏、提升人的修养是非常有好处的,能让人活得更像一个有文化的人。”刘兵说。

读点小说吧,正如刘兵个人体会里谈到的,套用一句广告词,小说真是“居家旅行之必备”。

画中有话

19世纪末,维也纳医生弗洛伊德对“梦”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出版了《梦的解析》一书。他提出了一种精神分析的方法,对人们做的梦进行解释。书中说:梦境往往是人的一种潜意识反映,即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潜意识”(unconsciousness)通俗地讲就是平时隐匿在心底没能表现出来,甚至连自己也浑然不觉的意识,然而在梦中却以某种(如隐喻、象征等)形式表现出来了。而梦又以视觉表达为主,梦者常常会说:“我能把它画下来,就是不知道如何把它讲出来。”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虽对精神科学的研究并没有多大价值,但对文艺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影响到了一位正在苦苦探索新画法的西班牙画家达利(1904-1989)。

说来也是,当时还在首都马德里圣费南度美术学院就读的达利,20世纪初野兽派、立体派、抽象主义和达达派等新潮流画派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心理真是被撩拨得寝食不安。还有什么可以试试的呢?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达利有如茅塞顿开。画一画梦境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那么在此之前,有没有人画过这一类的作品呢?有!

16世纪西班牙画家博斯(1450-1516)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说起博斯,此人的画技好生了得。他父亲、祖父都是画家,从小耳濡目染练就了一手写实、用色的好功夫。他以《圣经》等宗教故事为主题线索,然后发挥自己超凡的想象力,创作了一些画面如梦境幻觉般的奇异佳作。其中以《世上欢乐之园》的三叶屏最有名:在三块木板上分别画了《伊甸园》、《人间乐园》和《地狱》。中屏《人间乐园》色彩缤纷,气势恢弘,营造出了一个梦幻般的绚丽世界。

光影赏析

最近有朋友向我推荐一部叫《时间规划局》(In Time)的电影。听片名就知道又是一部“玩弄”时间的科幻片。关于时间的科幻片有探讨重返过去的《回到未来》、《时间线》,有探讨预测未来的《少数派报告》、《惊魂下一秒》,有基于混沌理论探讨初值敏感性的《蝴蝶效应》。珠玉在前,这部《时间规划局》还能翻出什么新花样?

当时间变成一种通货

《时间规划局》的导演叫安德鲁·尼科尔(Andrew Niccol),一个略显陌生的名字。可列在他名下的电影却让我眼前一亮:编导了《盖特卡》、《西蒙妮》和《战争之王》;同时他还是《幸福终点站》和《楚门的世界》的编剧,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分别是斯皮尔伯格和彼得·威尔。

《盖特卡》是尼科尔的处女座,拍摄于1997年。这部电影有两个特俗的中文译名“变种异煞”和“千钧一发”,足以让人以为是一部三流的科幻片。可这部电影绝对是一部被低估的科幻片。影片没有借助电脑特技故弄玄虚一些未来的幻象,而是讲述了一个挑战“基因决定论”的故事。《西蒙妮》又名“虚拟偶像”,讲述了一个电影导演为了避免大腕明星“耍大牌”,利用电脑特技塑造了一个女明星,引来全世界的追捧。《战争之王》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一个军火贩子游走于世界各地推销武器的故事。三部电影都以精彩的故事见长。

表达梦与幻觉

林凤生

名意义,该流派并不完全脱离现实,而是在真实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和超越。所以与达利画梦的思想颇为合拍。因为梦与幻觉(也称白日梦)也大抵是“真实”中见到“幻觉”,“幻觉”里见到“真实”。

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永恒》很好地反映这个特点:画里时钟的形象是真的,有刻度、时针和分针,但它又超越了现实,把钟画成了像一团湿面粉捏的大饼,一边耷拉下来。这样的钟当然无法计时,于是钟表停了,隐喻着时间瘫痪了。背景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和几块怪石,画中小甲壳虫活着,它们将腐蚀和吞噬一切。端详这样诡异的画面,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感油然而生。台湾美术史家蒋勋说欣赏达利的作品“仿佛经历一次巨大的心理革命,也许审视达利诡异的作品是审视我们自己内心复杂的心理活动”。对此笔者也有同感。

当然也有批评家说:“这样的画面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很难说是梦的产物。”批评他“用虚假的弗洛伊德话语掩饰了传统的绘画技法”。后来达利终于与超现实主义画派分道扬镳,潜心创作自己精心构思的“梦画”。

《天青石粒子的圣母》是达利1952年前给妻子加拉的大型油画。在这幅梦幻般的画中,爱妻加拉穿上圣

玛丽的衣服,向天空飞去,她脚下那个正在分裂的原子象征着物质向精神的转化。同时加拉周围还飞舞着一些奇怪的形象,似乎是天使或幽灵。画家将他们描绘成反物质的神秘力量。

意外的收获

刘兵读小说类别很杂,有《小时代》、《1Q84》这样颇有小资情调的纯文学作品,有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科幻小说《三体》、《十字》,还有《达芬奇密码》、《鬼吹灯》这类常常登上畅销排行榜的小说。刘兵把这类小说称为商业通俗类小说。

难怪文坛界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一旦某个文本被创造出来,它就不再属于原作者,而是在每一个读者那里都有着不同的解读。

刘兵对他们能从娱乐项目里进行学术解读,颇为自得。他说:“虽然我的出发点是休闲消遣,但有意无意地发现或得到一些资料和素材,在学术或准学术场合派上用场。这可能与我经常看学术书,大致是有了学术的思维惯性有关。”

还有一个例子是,刘兵在读了王晋康的《十字》后,指导一位学科学传播的硕士研究生作了一篇名为《十字》的科学传播意义的毕业论文。



▲《记忆的永恒》
▼《天青石粒子的圣母》

达利解释说:“我的《天青石粒子的圣母》是原子爆炸的反作用,不是要毁灭物质,而是要将其补充完整,在空中圣母那光荣的身体内将其重新组合。”嘿,这是画家达利的话吗?简直就像个物理学家了。看来他不仅知道1924年狄拉克提出的反物质,还了解当正、反物质在碰撞的时候,

会随着一次能量的迸发而发生湮没。他还应该了解爱因斯坦的质量和能量的转换公式……而画里他那穿上圣玛丽衣服的爱妻加拉飞向天空的轨迹,看起来怎么也有点像原子弹爆炸时腾腾上升的蘑菇云。

哈哈!锐意创新的前卫艺术家达利居然从当代的科学新发现和新技术里获取图像素材和创作灵感,也许让读者有点吃惊吧!这幅画可以看成是达利利用艺术手段来表达现代科学的一次尝试,而且他的这种尝试不只是一次,例如还有他试图表达多维空间的名画《最后的晚餐》。

纪宇:率性诗人的收藏力量

本报记者 廖洋 通讯员 姜恒聪

刚从论坛现场回到办公室,纪宇带给我们的震撼依然未止,我们手里拿着纪宇的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头像速写,职务是青岛天放艺术馆馆长,除了联系方式外,再无其他。我们思绪不断,竟不知该如何下笔了。

他又何止于一个艺术馆馆长。他是诗人,是一位时代的阳光歌者;他是收藏家,是民间收藏的痴迷者。他生活在海边,海是他的终身课题,他收藏文物,更收藏时代的音符。如今的他,已把那片城南之海幻化成内心广阔博的胸怀,从大海到大海,他把自己的生活写成了一首诗。

上世纪80年代,当邓丽君的歌曲风靡大陆的时候,纪宇一曲长诗《风流歌》抒尽对人生和理想的追求,也因此打动了刚刚阅历动荡的年轻人。采访间隙,一位年约50的男子主动要求与纪宇合影。“纪宇先生,我是您的读者,我当年非常喜欢您的《风流歌》啊”。

纪宇穿了一件水洗牛仔上衣,随性而率直,谈话间眯起双眼,幽默与风流从其眉宇间散发出来。他侃侃而谈自己的创作源泉:“我自己生活在海边,我本人的写作也是从写海开始的。我在三十多年前造船,造船也是要撑着船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我的造船的事是诗歌的基础。这之后我也不断地写关于海的诗,到现在还在写海。海是我的终身课题。”

“我想我应该成为一个收藏家,我把民间被专家鉴定为假的的东西,收到我家,擦掉它们的尘土,跟它每天相对。我写点文章,出谋划策,然后我让真正的专家来看,如果真正的专家说‘你这东西是对的,是真的’,我愿意无偿捐给国家。如果我的收藏品,国家看中一件,我无偿捐赠一件,看中十件,我无偿捐赠十件,全部看中,本人全部捐赠。”纪宇的话音掷地有声。

纪宇是一个固执的收藏家,有人说如果把他的生活重心划个分水岭,那么退休之前重点在诗歌,退休之后在收藏。纪宇自己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干一件事,我的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文学;如果我还能干第二件事,就是文物。我想,文学和文物都有一个‘文化’相支撑,有时也是相通的。”

除了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保存好国家的文物,用微薄力量唤起国民意识,他也希望更多的青年人能够去接触这些东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热爱文物就是热爱我们的历史,就是热爱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些年轻人没有接触到,他们不知道,当他们知道以后,他们就会热爱这些东西,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越来越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

精神矍铄的纪老俨然是位一丝不苟的读书人。然而海的深邃在其暗涌,纪宇一开口,便显出了他人生的广博与诗人的无限想象力。

纪宇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藏品,我们光看到了收藏品的历史与悠久却没有看到收藏之艰难。“我们的天放艺术馆四年以前开门纳客,最近一段时间同时开关,因为以我个人的能力难以支付博物馆的开支。”

诗歌是完美的,当浪漫诗人撞进了现实的怀里,艰难就愈发明显。然而纪宇是智慧的,“我是不管不顾的,不考虑自己经济能力的有点傻的人,我把我家的房子卖掉了,买了这些东西。”他对一件事痴迷,执著,就不再顾虑那么多。

就如纪宇30多年前在诗中写:“我是一个人,有血,有肉/我有一颗心,会喜会怒/我一个人的尊严,要心的美好。”

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的纪宇——他从大海边出发,回归到了内心之海。



导演:安德鲁·尼科尔
类型:科幻/惊悚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
语言:英语
上映日期:2011年10月(美国)

影片制作上也使用了电脑特技,但完全为影片的内容服务。影片投资都属于中等程度,演员阵容强大。《盖特卡》的主演是两位帅哥伊桑·霍克和裘德·洛,《西蒙妮》的主演是“老戏骨”艾尔·帕西诺,而《战争之王》的

主演是大明星尼古拉斯·凯奇。因此,有人称尼科尔的电影是“投资最大的独立电影”。

《时间规划局》是尼科尔2011年推出的新片。影片将“时间”“实体化”,讲述了在未来社会中,由于地球无法负担过多的人口,每个人的生命都设定在25岁,一旦到了期限无法进一步获取“时间”,生命就会结束。在这种社会中,“时间”成了一种稀缺资源,承担了“通货”的功能。

影片的主角是一名叫Will的年轻人,他无意中遇到了一名对无限制停留在25岁而感到厌烦的“时间富翁”,在这位富翁自杀之前从他那里获取了大量“时间”。他赶回家为“时间”到期的母亲“充值”,可还是晚了一步。母亲的死激发了Will仇视社会的心理,他非法闯入富人区,绑架了“时间富翁”的女儿Sylvia,以获取保险库中的一百万年的“时间”。最终,Sylvia加入了Will的行列,共同对抗追捕他们的“时间管理员”,成了一名“劫富济贫”的“雌雄大盗”。

在影片中,当时间成了一种通货之后也会“膨胀”:一杯咖啡昨天还“三分钟”,今天就“五分钟”了。行业名称也发生了改变:警察改叫“时间管理员”,匪徒改叫“时间劫匪”,金融改叫“时间借贷公司”和“时间当铺”。此时语言的含义也发生了改变:说“没时间”不再是借口,而是真的没